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 第十二回 說對聯猜疑徐姓 得形影巧遇馬榮

卻說狄公見洪亮不知道「孺子」典故，乃道：「這孺子不是作小孩子講，乃是人的名字。從前有個姓徐的，叫做徐孺子，是地方上賢人。後來有位陳蕃專好結識名士，別人皆不來往，惟有同這徐孺子相好。因聞他的賢名，故一到任時，即置備一張床榻，以便這徐孺子前來居住，旁人欲想住在這榻上，就如登天向日之難。這不過器重賢人意思，不知與這案件有何關合？」洪亮不等他說完，連忙答道：「大人不必疑惑了，這案必是有一姓徐在內，不然，那奸夫必是姓徐，惟恐這人逃走了。」狄公道：「雖如此說，你何以見得他逃走了？」洪亮道：「小人也是就夢猜夢。上聯頭一句乃是『尋孺子遺蹤』，豈不是要追尋這姓徐的麼？這一聯有了眉目，且請大人，將『堯夫』原典與小人聽。」狄公道：「下聯甚是清楚，『堯夫』也是個人名，此人姓邵叫康節，『堯夫』兩字乃是他的外號。此乃暗指六里墩之案。這姓邵的，本是要犯，現在訪尋不著，不知他是逃到四川去了，不知他本籍四川人。在湖州買賣以後，你們訪案，若遇四川口音，你們須要留心盤問。」洪亮當時答應：「大人破解的不差，但是玩壇子女人，以及那個女孩，阻擋那個男人去路，並後來見著許多死人，這派境界，皆是似是而非，這樣解也可，那樣解也可。總之這兩案，總有點端倪了。」兩人談論一番，早見窗櫺現出亮光，知是天已發白。狄公也無心再睡，站起身，將衣服檢理一回。外面住持，早已在窗外問候，聽見裏面起身，趕著進來，請了早安。在神案前敬神已畢，隨即出去呼喚司祝，燒了面水，送進茶來，請狄公淨面漱口。狄公梳洗已畢，洪亮已將行李包裹起來，交與住持，以便派人來取，然後又招呼他，不許在外走露風聲。住持一一遵命。這才與狄公兩人，回街而來。

到了書房，早有陶乾前來動問。洪亮就將宿廟的話說了一遍，當即叫他廚下取了點心，請狄公進了飲食，兩人在書房院落內伺候。到了辰牌時分，狄公傳出話來，著洪亮協同值日差，先將皇華鎮地甲提來問話。洪亮領命出去，下晝時分，何愷已到了衙中。狄公並不升堂，將他帶至簽押房內。何愷叩頭畢，站立一邊。狄公道：「畢順這案件，要是身死不明，本縣為他伸冤起見，反招了這反坐處分。你是他本鎮地甲，難道就置身事外，為何這兩日不加意訪察，仍是如此延宕，豈不是故意藐視？」何愷見狄公如此說法，連忙跪在地下，叩頭不止，說道：「小人日夜細訪，不敢偷懶懈怠，無奈沒有形影，以致不能破案，還請求大人開恩。」狄公道：「暫時不能破案，此時也不能強汝所難，但你所管轄界內，共有多少人家，鎮上有幾家姓徐的麼？」何愷見問裏道：「小人這地方上面，不下有二三千人家，姓徐的也有□數家。不知大人問的哪一個，求大人明示。小人便去訪問。」狄公道：「你這人也太糊塗，本縣若知這人，早已出簽提質，還要問你麼？只因這案情重大，略聞有一徐姓男子，通同謀害。若能將此人尋獲，便可破了這案，因此命汝前來。你平時在鎮上，可曾見什麼姓徐的人家，與畢順來往？若看見有一二人在內，且從實說來，以便提縣審訊。」

何愷沉吟了一會，就望著上面說道：「小人是上年四月間才應差的，訪這案件，是五月出的，不過一個月之久，小人雖小心辦公，實未知畢順平時交結的何人，不敢在大人面前胡講。好在這姓徐的不多，小人回去，挨次訪查，也可得了蹤跡的。」狄公道：「你這個拙主見，雖想的不差，可知走露風聲，即難尋覓。且這人既做這大案，豈有不遠避之理。你此去務必不得聲張，先從左近訪起，俟有形影，趕緊前來報信，本縣再派役前去。」何愷遵命，退下來，回轉鎮上不提。

這裏狄公又命洪亮、陶乾兩人，等到上燈時候，挨城門而出，徑至畢順家巷口探聽一回，當夜不必回來，一面暗暗的跟著何愷，看他如何訪緝。你道狄公為何不叫他兩人與何愷同去，皆因前日開棺之時，洪亮在皇華鎮上，住了數日，彼處人民，大半認得，怕他日間去，被人看見，反將正凶逃走。何愷是地方上的地甲，縱有的問張問李，這是他分內之事，旁人也不疑惑。又恐何愷一個得了凶手，獨力難支，又拿他不住，因此令洪亮同陶乾晚間前去。一則訪訪案情，二則何愷在坊上，還是勤力，還是懶惰，也可知道。這狄公的用意當日布置已畢，家人掌上燈來，一人在書房內，將連日積壓的公事，看了一回。

用過晚飯，正擬安息，忽然窗外撲咚，撲咚，跳下兩人，把狄公吃了一驚。抬頭一見，乃是馬榮、喬太。當時請安已畢，狄公問道：「二位壯士，這幾日辛苦，但不知所訪之事如何。」馬榮道：「小人這數日雖訪了些形影，只是不敢深信，恐前途有了錯訛，或是寡眾不敵，反而不美，因此回來稟明大人。」狄公道：「壯士何處看出破綻，趕快說來，好大家商量。」

喬太道：「小人奉命之後，他向東北角上，小人在西南角上，各分段，私下訪查。前日走到西鄉跨水橋地方天色已晚，在集上揀了個客店住下，且聽同寓的客人閒談。說高家窪這事，多半是自家害的自家人。小的聽他們說得有因，也就答話上去，問道：『你們這班人，所說何事？可是談的孔家客店的案麼？』那人道：『何嘗不是。看你也非此地口音，何以知道這事，莫非在此地做什麼生意？』小人見他問了這話，只得答著機鋒道：『我乃山西販皮貨客人，日前相驗之時，我們有個鄉親，也是來此地買賣，卻巧那日就住在這店內，後來碰著談論起來，方才曉得。聞說縣裏訪拿得很緊，還有賞格在外，你們既曉得自家人所殺，何不將此人捉住，送往縣內？一則為死者伸冤，是莫大功德，二則多少得幾百銀於，落得快活。你我皆是做買賣的朋友，東奔西走，受了多少風霜，賺錢蝕本還不知道，有這美事，落得尋點外水，豈不是好？』那班人笑道：『這這客人，說得雖是，我們也不是傻子，難道不知錢好？只因個緣故在內，我們是販賣北貨的，日前離此有三四站地方，見有一個大漢，約在三□上下，自己推著一輛小車，車上極大的兩個包裹，行色倉皇，忙忙的直望前走。誰知他心忙腳亂，對面的人，未嘗留心，咚了一聲，那車輪正碰著我們大車之上，登時車軸震斷，將包裹撞落在地下。我當他總要發急，不是揪打，定要大罵一番，哪知他並不言語跳下車，將車軸安好，忙將包裹在地下拾起。趁此錯亂之際，散了一個包裹，裏面露出許多湖絲。他亦不問怎樣，並入大包裹內，上好車軸，倉皇失措，推車向前奔去，聽那口音，卻是湖州人氏。後來到了此地，聽說出了這案，這人豈不是正凶？明是他殺了車夫，匆匆逃走了，這不是自家害的自家人？若不然，焉有這樣巧，偏遇這人，也是湖州人氏。只怕他去遠了，若早得了消息，豈不是個大大的財路。』這派話，皆是小人聽那客店人說，當時就問了路徑，以便次日前去追趕。卻好馬榮也來這店中住宿，彼此說了一遍。次早天還未明，就起身順著路徑，一路趕去。走了三四日光景，卻到鄰境地方。有一所極大的村莊，見許多人圍著一輛車兒，阻住他的去路。小人們就遠遠的瞧看，果見有一個少年大漢，高聲罵道：『咱老子走了無限的關隘，由南到北，從不懼怕何人，天大的事，也做過了。什麼希奇的事，損壞你的田稻，也不值幾吊大錢，竟敢約眾攔住？若是好好講說，老子雖無錢，給你一包絲貨，地抵得你們苦上幾年。現在既然撒野，就莫怪老子動手。』說著兩手放下車子，舉起拳頭，東三西四，打得那班人抱頭鼠竄，跑了回去。後來莊內又有四五□個好漢，各執鋤頭農器，前來報復。哪知他不但不肯逃走，反趕上前去，奪了一把鐵鎚，就摔倒幾個人。小人看見那人，並非善類，欲想上去擒拿，又恐寡不敵眾，只得等他將眾人打退，向前走去。兩人跟到個大鎮市上，叫什麼雙土寨，他就在客寓內住下。訪知他欲在那裏賣貨，有幾日耽擱，因此緊趕回來，稟知大人。究竟若何辦法？」

狄公聽了這話，心中甚是歡喜。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且先派人捉拿凶手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